

走马  
天下

## 乳山海边的雨

◎吴德根

今天乳山的海边有雨。清晨,打着雨伞来到雨中的海边,吹着凉爽的海风,好久没有度过这样一个美丽雨水的早晨了,尤其是海边的雨晨。

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海边的雨中。雨是绵绵的,从天空斜下无数的雨线,无声无息地消落在大海中。天空是青色的,海水也是青色的,海天青一色,望不到海的尽头。天际边已辨不出哪是天哪是海了,只有那翻腾而来的白色浪花才会告诉我这里是大海,我是大海的花朵。

早晨的乳山海边显得格外清新安静。此时,看不到海中星星点点的渔船。渔船归港了,连那些海鸟儿也尾随着渔船来到了海边向我展翅飞来,踱着轻盈的舞步,像我一样慢慢地悠闲在雨中的海边上。沙滩上不知从何处来的两只流浪狗在嬉闹着,是不是和鸟儿一起来给海边画上灵气?

这里的海边倒也平常,既没有南方海岸的突兀陡峭,也没有我家乡海安老坝港一望无垠的滩涂。然而,平常中并不平淡,乳山的海边有一些棕色的礁石,那海水一波又一波地涌上来,扑打着礁石,奏起了海浪之歌。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微信名“海滨之歌”,一下子使我对这里的海边亲切起来。难道我的“海滨之歌”就是乳山的海边?就是这海边的浪潮雨声?

走着走着,越来越感到脚下的柔绵。乳山的沙滩色彩如银,细腻光滑,恰是女人的肌肤。此时海浪涌上,洗漱银沙,唤醒了整座乳山城。乳山这座城市就是清晨从海边开始打扮,尤其是今天的雨水把乳山泼湿着水墨丹青,和我一起迎新的一日。

乳山这个海滨城市是因为其境内大乳山这座大山而得名。整座大乳山就像巨大的母乳,滋养着这个城市,而那源源不断的乳汁就是我眼前那奔腾不息的大海,还有今天新鲜的雨水。

走在这有“母亲之城”的海边,我不禁思绪万千……

还是很小的时候,看过电影《苦菜花》,至今仍隐隐约约地记得影片中那一位满脸风霜的母亲形象,而这位英雄的母亲就出生在这乳山海边上。电影的画面是黑白色的,有点映衬今天这海边的色调。

海边上散开着一些野菜花。我默默地徘徊着,闻着野菜花的清香、吹着润湿的海风、望着清波荡漾的大海、听着礁石上的海浪之歌,眼前浮出《苦菜花》画面,心中自然想起了我的母亲。我家就住在离海不远的海安城里。小时候,母亲常说想带我去看看海,也时常从街上买些有着好看红色纹路的文蛤回来。然而,她一生却从未去过海边看到大海。

乳山的海边,看上去虽有些平常,然而对我来说,却是那么不平常,或许是因为礁石的那首《海滨之歌》;或许是岸边那像苦菜花一样的野菜花;或许是我脚下的排名全国十大之一的银色沙滩;或许是大海母亲的崛起耸立了那英雄的巨乳……

我在雨中徘徊在乳山的海边,吟着戴望舒的《雨巷》,心中有着和其他海边不一样的风景!

诗人在雨巷中逢着一个像丁香一样芬芳的姑娘,而我在雨中乳山的海边上逢着了什么?是不是一首水墨的诗歌!



香湖

◎吴有涛

## 你们在,就好

◎高德群

转眼,我父亲八十九岁,母亲九十岁了。

父母从前的愿望就是健健康康活到五十多就好了。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,长辈们大多也就是五六十岁就走了。也因为他们吃够了生活的苦,孩子多,家里一贫如洗,父亲身体也一直不好,各种病。但没想到,飘飘摇摇,也就到耄耋之年了。

也许是天性,也许是生活所迫,他们都要强。挣工分一定要比别人多两分,种田一定要比别人多几斤,才松口气。秋冬农忙之余,别人都很早睡了,母亲却发动全家做芦花鞋。母亲是十里八乡少见的巧妇,会做很漂亮的芦花鞋,还会别出心裁地在鞋头绣个“福”字或一朵花。做芦花鞋是个苦活,得打满场的芦花、满场的稻草,晒干了,每个晚上把芦花和稻草结成绳,然后用稻草做鞋底、芦花做鞋帮。我们几个打零工,母亲是总工,最后把鞋子植实的是父亲。父亲时常生病,所以这活最后也多落到母亲头上。到天冷了,几个孩子用车推着,羞羞答答到小镇去卖,一双能卖三角或者五角,后来甚至能卖几块。这些钱就能买些米,交学费。对于别人,芦花是“月明浑似雪”的景;对于我们姐弟,芦花是辛苦,也是钱,我们都能上学,是芦花的恩惠。

母亲的手是巧的。她能做各种鞋,各种繁琐的纽扣。乡镇企业兴盛的时候,她去服装厂做过几年技师。

## 春兴漫笔

◎马浩元

晨吟

熏微百啭枝头鸣,晓窗鸟语唤新晴。和风吹醒冬眠草,桃李伴我觅清明。

咏柳

春风剪刀剪妖娆,细枝婀娜任摇飘。翠绿流韵烟波袅,妆点碧水分外娇。

至今还记得她做的冷蒸,这不是稀罕物,但母亲做得更精致好吃。每年4月,待麦粒饱满但又未黄之际,打下麦粒,去芒去壳,慢慢炒至微香,倒磨盘上磨成粉末,然后撒点桂花干,有时她会狠狠心,再放点白糖,搓成团。

至于吃,父母是截然相反两种类型。父亲嗜肉如命,母亲基本上只吃田菜,而且只吃一点点。母亲到现在身体指标比孙子外孙还好,这是不难理解的。但父亲以前能吃一大碗肉,肉汁也都用饭团揩拭吃完的,体检下来却也没有什么“+”号,只在79岁那年装了3个支架。

我想父亲嗜肉却不胖,除了姓高外,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一高,应该归因于他一生勤劳。他少时出海,后来务农,做大匠(修补船只的工匠),在外面忙着赚钱养家,在家里也没法闲着。后来生活转好了,偶尔会住我家来,那两天家里的所有刀剪会全磨利了,地砖也锃亮了,然后他为之四顾,茫然无事,就吵着要回去了。八十多岁了,家里干活,需要爬高上低,他还是自己来,不允许我做,他说你是秀才,秀才动手三年不成。

说也奇怪,装了支架后,父亲身体好了,但淡了对肉的喜爱。每次吃肉,也就是象征性吃个一两块就停下了。我笑他就像《西游记》中八戒过了凌云渡,脾胃一时就弱了。但心里明白,父亲减少吃肉,和做手术时医生的叮嘱有关。

只要觉得不合适,父亲是能立

马戒掉任何嗜好的。年轻时爱在空闲时打八胡头(吕四地区的一种纸牌游戏),但有次给人做了局后,就再也没摸过牌。以前爱抽水烟袋,而且烟龄很长,吸烟时,气息经仓水后,变成一串抑扬顿挫的水泡嘟嘟声,有如凤凰鸣叫香兰笑,令少时的我很是神往。但有次连续咳嗽了两天后,他就再也没抽过,那个黄铜水烟袋很快就长满了铜锈。

也许是吃得过于清淡,导致骨质不够紧致,母亲年老了摔倒两次都骨折,都做了手术,以致现在只能拄杖行走,弯腰也变得很艰难。每天洗脚,都是父亲给她洗,给她擦脚。他们泡脚,是两个人一起泡,然后絮絮叨叨说半天话。水冷了,续热水再泡。两人耳朵都开始背了,我们和他俩说话要大声,很费劲。但是他们两人之间闲聊却毫不耽搁。父亲说,从前哪有这么好的泡脚桶啊?母亲说,好啊,那你就泡一辈子。父亲说,明天早饭想吃点什么?母亲说,你做什么,就吃点什么。

因为要强,母亲以前脾气大,父亲和我们姐弟没少挨过骂,甚至挨过突然扔过来的芦花鞋、檀板。但犹如以前母亲常养的蚕,到“上山”前开始收敛了所有锐气一样,老了的母亲,松弛平静,和光同尘,与时舒卷,整个人沐着光。

有时想,和父母一起,听他们清晰地叙述以往,看他们在场院里喂鸡拔草,这样的日子,不会太多了。幸而这样的日子还在自己的指头绕着,眼里跳着。

唯有,感恩上苍。

玉兰  
一瓣紫琅  
诗会

登高

万里田畴苗泼绿,千条街道树成荫。绚丽画卷谁主笔?人民巨手绘新篇。

窗思

草长莺飞九九天,春光旖旎百花艳。坐着翠柳穿紫燕,当记严寒冰似剑。

赞桃

万树嫣红绽晓风,玉蕊流芳招蝶蜂。绰约柔姿形袅袅,醉人桃李凝眸瞳。

憩息

怡亭悠坐听莺啼,桃李争艳吐芳菲。草木葳蕤庭院绿,栏畔翁奴观锦鲤。